

01

重复、缓慢、失控的护理劳动

第2页至第5页

02

谁是护工？

第6页至第7页

03

混乱的行业

第8页至第9页

04

养老，只能靠自己

第10页至第11页

# 毕业设计

## “与生活周旋”

——农村老龄女性护工们的故事

2023年5月 第一期

作者：梁子

指导老师：闫隽





图1

记者/文字/摄影/编辑：梁子  
美编：鳄梨

# 与生活周旋

——农村老龄女性护工们的故事

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6亿，普遍需要护理的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人。

随便走进一家医院住院部或是养老院，那些扶着老人缓慢行走，或是正在帮他们擦拭身体的护工中，很少见年轻的面孔，她们脸上的斑点和皱纹已经掩藏不住。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从研究和报道中大致勾勒出护理员群体的样貌：她们以农村流动妇女和城市下中阶层女性为主，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通常由亲属或同乡介绍进入行业，相对缺乏正规的护理技能培训。从照料行业的内部分化来看，老年看护工资水平显著低于育儿嫂等其他照料劳动者，年龄结构也呈高龄化趋势，甚至出现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情况。

作为社会养老服务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护理员却往往在相应的政策论述中隐而不见，仅仅被视为提供劳动的人力资源。对于各类机构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只是护理人员数量、素质、服务品质是否达标。这种完全功能性的视角，导致了每当出现有关护理员的负面新闻时，舆论的第一反应往往归咎于护理人员的“低素质”和“不专业”，但这实际上忽略了照料情境的复杂性，并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转化为人自身的内在问题。

护理员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为什么其中会蕴藏伤害的危险？这些来自农村的老龄女性如何成为了护理员？为什么她们在这个年纪仍然选择工作？护理行业是一个怎样的行业？2023年3月至4月，我分别去到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医院，以及河南光山县“和睦之家”养老院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10余位护理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图1 王玉兰在喂老人吃饭

## 01

## 重复、缓慢、失控的护理劳动



图2

凌晨1点钟，张霞从床上爬起来，准备给住在二楼的老人们换尿不湿。当她走进29号房间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失明的温姨正站在床上，上下左右地摸索着身前的白墙，好像在找着什么。她连忙过去想把温姨抱着坐下，却被一把推开。“三更半夜，你要搞什么？”张霞问她，温姨没回头，只是嚷道：“胡扯！你看，天已经亮光光的了。”

温姨的右眼很早就失去了视力，前几年左眼也开始模糊，家里人带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青光眼，最后彻底失明了。分不清白天黑夜后，温姨的生活节律也开始变化，她总在白天打瞌睡，到了夜里却来了精神，由此她也成了养老院里最让张霞头疼的老人之一。

张霞记得，去年全养老院都染上了新冠，那时候温姨更是糊涂。“你说她生病了，要量体温，她说我没病，别管我。她嗓子疼要吐痰，一个晚上地上一堆纸，床单上到处抹的都是。”为了方便老人们上厕所，老人床边都放着坐便椅，可温姨不知道用，也不说话，直接托了裤子坐在床边就解手。还有好多次刚吃完饭，她就把身上的衣服都解开，扔到地上，喊着要睡觉，以为身下坐着的就是床。“还好她知道休息，整天睡。叫她起来吃饭，她说不吃，我不饿。死活不愿意起来。”

感染新冠的时候，张霞感觉每天头重脚轻，头抬不起来，腿也挪不动。但因为养老院里缺人手，只能带病硬撑着。院里每天最少有三个老人要挂盐水，护理员必

图2 和睦之家养老院



图3 老人们在走廊里晒太阳



图3

须在旁守着，把手攥着，因为只要一不注意，老人们就会把手挪开，“简直把人磨死了”。晚上六、七点钟，帮着老人们睡下后，护理员们也都一头倒在床上。院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

2019年，在照顾自家失能老人两年后，何应峰本着医生的敏感，意识到在光山这个1/3人口常年居住于外地的县城里，有大量照顾老人的需求，于是他和妻子詹燕玲决定开办一家养老院。养老院租用了横大路村常年闲置的敬老院，一栋三层的红砖板楼，外加中间一个大院子，起名“和睦之家”。

目前养老院住了近60位老人，按照自理能力居住在各楼层之中。能够自理生活的老人两人一间，居住在一楼。我来到和睦之家的这天，正值倒春寒过去，太阳暖烘烘地晒着院子。老人们搬出板凳，在院子中间围坐成一圈。看到我这幅陌生面孔，一个个热情地站起来，笑着说：“稀客啊！”

但当我沿着斜坡走上二层、三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光景。这两层各有两间50平米的开间，里面靠墙摆着五六张可以随时移动的病床。时值午后，张霞叫醒老人，她先检查了一下尿不湿里有没有排泄物，再给她穿上袜子，披上外套，一点点地扶着坐起来。她的双手从老人腋下穿过，抬着老人稍稍离开床沿，然后旋转身体，控制着手臂，慢慢地把老人放到了轮椅上。张霞又从椅背后拉出一条绑带，在老人的腰前交叉打结，以免前倾跌落。

半个小时里，张霞将这一系列动作重复了5次。待屋里所有老人都坐好轮椅后，她笑着说“晒太阳喽！”，然后一个一个地推着她们到走廊上。午后的阳光刚好停在老人们的腿和手上，脸颊和颤巍的上半身躲在了房檐的阴影里。

以上通常被我们称为“起床”的动作，在养老院里却变得如此漫长，而这只是护工们最简单的一项工作。在和睦之家的每间屋子里，都贴着一张护理流程表，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护工一天的工作流程（见下一页）

和睦之家护工一天的工作流程

时间	工作内容
5:30 ~ 7:00	帮助老人清理大小便、清洗会阴部、换尿裤，更换衣服。帮助洗漱，开窗通风半小时，打扫老人房间卫生，帮助老人整理床单被套，给老人喂水、喂药，为卧床老人翻身。
7:10 ~ 8:30	帮助老人到餐桌前吃早饭，给卧床老人喂饭。
9:00 ~ 11:00	老人自由活动时间。为卧床老人翻身、扣背。 组织老人进行适当的康复训练，喂老人喝水，与老人聊天。
11:30 ~ 12:30	帮助老人到餐桌前吃午饭，给卧床老人喂饭。餐后小憩一会，给老人喂药。
12:00 ~ 15:00	老人午休时间，检查房间门窗关闭情况， 帮助老人清理大小便、清洗会阴部、换尿裤，为卧床老人翻身、扣背。
15:00 ~ 17:30	老人自由活动时间，开窗通风半小时。未来人修剪指甲，理发，为老爷子刮胡子，与老人聊天。给老人喂水，吃点小零食。为卧床老人翻身、扣背。
17:30 ~ 18:30	帮助老人到餐桌前吃晚饭，给卧床老人喂饭，提醒老人晚餐适当少吃。
19:00 ~ 19:30	给老人喂药，在房间洗漱，帮助老人清理大小便、清洗会阴部、换尿裤和尿垫。洗漱后为老人脱衣服帮助老人休息或看电视。为卧床老人翻身、扣背，检查房间安全情况。
21:00 ~ 4:00	每两小时查房，检查老人有无异样。为卧床老人翻身、扣背，帮助老人清理大小便，清洗会阴部、换尿裤和尿垫。检查房内有无安全隐患，必要时每一个小时或半小时查房。

一天至少换三次尿裤，喂三次饭，每两小时给卧床老人翻一次身，夜里每两小时检查一次老人的情况。考虑到每位护工平均照顾六位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以上所有工作要再乘以六倍。“吃饭”、“洗澡”、“换纸尿裤”，这些听起来似乎都并不复杂对吧？但在衰老之下，帮助失能老人完成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变得超乎想象的困难。

图4

我来的这天晚餐是香葱鸡蛋饼，炒南瓜，血糖高的老人配玉米粥，其他老人配着白稀饭。虽然软烂，但住在29号“人瑞”房间里的邬姨吃不了任何固体食物。每顿饭张霞都要把她的饭菜倒进榨汁机里。几分钟后，金黄色的炒南瓜和鸡蛋饼变成了一碗乳白色的糊糊。

邬姨前年得了重度脑梗，家里难以照料，无奈之下只能送到养老院来。老人瘦得厉害，皮肤贴着骨头，她特别喜欢歪着头，把脑袋耷拉在右肩膀上。院长詹燕玲跟我说，别看燕姨现在这样子，她老伴说她可能干了，年轻时干完活一顿饭能吃三碗面条。

张霞坐在床边，端着白色的糊糊，舀起一勺，递到邬姨嘴边，她抬起头，包进嘴里，头又立马低下，含着好一会才咽进喉咙里。张霞递过去下一勺，邬姨又抬起头。两个人似乎都已习惯了这种缓慢的



奏，没有人显得急躁。

喂到一半时，坐在旁边的老人突然喊起来：“我要吃饭！”，张霞端着饭勺，有点无奈地回答道“姨，马上就喂你哈。”但她好像没有听见，继续喊着，“饿啊！饿啊！”，张霞实在没办法，拿了两块鸡蛋饼放在她手里。见到老人慢慢塞进嘴里，张霞笑着说：“我是真拿你没办法啊姨。”

相比之下，负责照顾28号“乔松”5位老人的王玉兰，今天的喂饭工作要顺利

些。平时吃饭最费劲的燕姨，晚上乖乖地喝了碗稀饭，还吃了两块饼。“燕姨今天怪照的（光山方言，意思是行、好），最后这口吃完，不要吐了啊。”王玉兰知道燕姨总喜欢留一口饭，放在手上，往地上一甩，觉得好玩，但她心想这几天说这么多次了，应该不会再甩了吧？等洗完碗回来，王玉兰看到地上又是一道白色的米粒，她皱起眉头，叹气道：“燕姨，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图5

当被问起，工作里最累的部分是什么？养老院里五位护工不约而同地回答，“值夜班”。晚上7点，收拾老人们睡下后，护工们才能松口气。但每天每层都需要一名护工值班，跟老人们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二层因为居住的老人多，有三名护工可以轮流值班，而三层只有两人交替。

从7点开始，护工每两小时要查一次房，看看老人们睡得好不好，被子有没有盖好，失能老人需不需要换纸尿裤。养老院刚成立时，院长詹燕玲还特意去郑州的养老院里学习护理知识，做了半年护工，回来在养老院帮忙，晚上也睡在院里。“只要听到哪有一点响动，都会第一时间跳起来，去查看是什么情况。即使知道是风吹到什么发出的声音，也要起来看看心里才踏实。”

“昨晚三楼的老爷子一直叫唤，说身上难受，旁边的老爷子一直骂他。我给他扣了几次背，到后半夜才消停一点。”负责三楼夜班的秦燕跟我抱怨道，“醒了就很难睡着了。值完夜班，第二天就很难受。”

住在28号“乔松”的于姨，可能是养老院的夜晚里最不安分的一个。于姨年轻时是教师，聪明，利落，在养老院里总爱拿着书看。但她晚上总不睡觉，喜欢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因为知道一定会惹来一连串的脏话，护工没人敢说她，只能在旁边远远地看着。因为精力过于旺盛，其他老人给于姨起了个外号——“孙悟空”。“她有时候还硬要跟同屋的老人说话，人家不愿意，她就骂了人家一晚上。后来实在没办法，院长第二天给她换了房间。”

去年冬天，于姨陷入昏迷，没有意识，“在医院打针都不知道疼”。20多天后，终于醒来，算是捡回条命，但脾气却变得更加无常。每当看到护士拿着输液器过来，她就开始骂人，稍微靠近一点，就要动手打人。

回到和睦之家后，于姨从一楼“升级”到了二楼，但即使行动不便，她在晚上也总能让护工们胆战心惊。王玉兰记得有好几次，她走到28号“乔松”查房，都看见于姨正试图翻下床：她把腿翘到床边的护栏

上，想把身子悠起来。“你不知道当时几吓人啊，太危险了。”

重复、缓慢而又时常失控的护工工作，持续考验着人的耐性。不知道在什么时刻，情绪便会突然爆发。很容易察觉的是，当护工重复一句话超过三次后，音量会明显地增大，语气也变得急促。有一次张霞要给老人换尿不湿，对方异常抵触，把尿尿糊在床上到处都是。她一下子没忍住眼泪，跑到二楼没人的屋子里，开始放

声大哭，“完全控制不住情绪，眼泪像雨一样流。”

东南大学博士后吴心越曾在苏南的两家养老院内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她发现护工产生倦怠，对失能老人产生愤怒的情况，在护理过程中时常见到。“我们总是预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照顾体系应该充满了关爱、奉献、同情以及专业化的劳动。但事实上，它几乎无可避免地蕴含着失序、中断甚至暴力。”

图4 养老院里的晚餐  
图5 王玉兰在帮老人起床



## 02 谁是护工？



图6

张霞最开始来和睦之家时，不敢和村里人讲自己来做护工，只说来养老院的厨房帮忙。“有的人爱说闲话，说你干擦拭擦尿的活，下贱。”

无论是在农村养老院，还是城市医院中，照顾失能老人都逃不过被视作一种“肮脏工作”。这一方面是身体上的“肮脏”：护工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处理老人的排泄物，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肮脏”：护工是伺候人，不体面的活。

彭梅3年前来到武汉做护工，现在在校医院照顾85岁的吴婆婆。前一阵婆婆转院，找了新的护工，但没干几天，因为受不了她的脾气，一气之下走了。婆婆远在新加坡的女儿，打电话求彭梅帮忙，她看她一个人怪可怜的，还是过来了。

吴婆婆的脾气确实有些古怪，她总不爱洗头，也不情愿洗澡。晚上该睡觉时一直不脱衣服，彭梅问她，不脱怎么睡呢？她说，我知道啊，等一下就脱。结果等了一两个小时还是没脱下。有时候，婆婆还会故意把大小便拉在床上。彭梅觉得她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出了钱，你就要照顾我。“但怎么能这么想呢？好多儿女都做不到的事，都是我们在做。”

和睦之家自成立以来，从没有停止招聘护工，并且为了提高吸引力，詹燕玲对标郑州市养老院薪资，按照照顾病人数量，护工每月工资在4000到7000元，这在光山已经属于较高收入。但即便如此，招

到合适的护工还是不容易。“地位不高，辛苦，需要整天住在养老院里。流动性很大，有的干了几个月受不了就走了。一般45—55岁的比较合适，年纪再大些的我们不敢招，怕身体吃不消，反应也慢；太年轻的，没有耐心，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也做不久。”院长詹燕玲总结道。

究竟谁可以忍受这样一份无时无刻都考验着耐心，缺乏社会地位的工作？根据艾媒咨询《2022-2023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剖析及行业投资机遇分析报告》，2021年中国家政服务人员数量为3760万人，其中约90%的人员来自农村地区。

2016，西南大学张琳对北京、广州、

西安、武汉四地共1360名家政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政行业中96%是女性，70%的从业者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课题组2019年的数据显示，养老护理员的平均年龄在各类家政工当中最高，为54岁。

女性，农村户籍，初中及以下学历，50至60岁，缺少专业技能，这是一位护工的标准人物画像。80年代，市场化浪潮掀起，从此个人要为自己的生活负绝大部分责任。年轻的她们顺着潮流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工厂、餐馆里寻找着机会，但很明显，她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成功。蹉跎十几年后，她们还在想方设法地讨生活。



图7

1986年，张霞经人介绍，跑到了距光山1000公里之外的北京昌平，在餐馆里帮忙端盘子，一个月五六十块钱。与此同时，光山兴起了一大批羽绒服服装厂，但很快又都因为经营不善，纷纷倒闭。企业无力支付工资，只能把羽绒材料分发给员工。员工们无奈，只能试着在街上现场制作羽绒服。但没成想，因为可以个性化定做，衣服广受欢迎，这被叫做“充绒”的行当也成了县城的支柱产业。

每到秋天，10多万人会将充绒材料装满一辆辆卡车，从光山出发，一路开到寒冷的北方制作羽绒服。张霞离开北京后，也加入了这浩浩荡荡的充绒大军。“头十几年还可以，但慢慢又不赚钱了，就都不做了。”随着庞大，现代化的企业进入市场，个体户式经营的充绒慢慢失去了客户。

失业后，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张霞，决定去南方，进了温州的一家服装厂。工厂每天九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半成的衣服被流水线一件一件地送到张霞面前，她手中的针线翻飞几分钟后，又被一件一件地送到下一个工人手中。除了中午吃饭，张霞几乎不会休息，因为工厂里实行的是计件制，张霞总是想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

在无休止的劳动中，疾病找上了门。“颈椎病犯了，总是头痛。没法低头，看手机都会难受。”无奈之下，张霞只能离开。在家修养一年后，张霞觉得好些了，开始四处打听工作的消息。但几乎没有工厂愿意招一名50岁的员工，在餐馆里洗盘子的工资又太低，最后张霞只能硬着头皮来做了护工。

“现在有人再讲（护工下贱），我也无所谓了。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要挣钱。我管那么多，比在家里玩不也好一点嘛。她们爱说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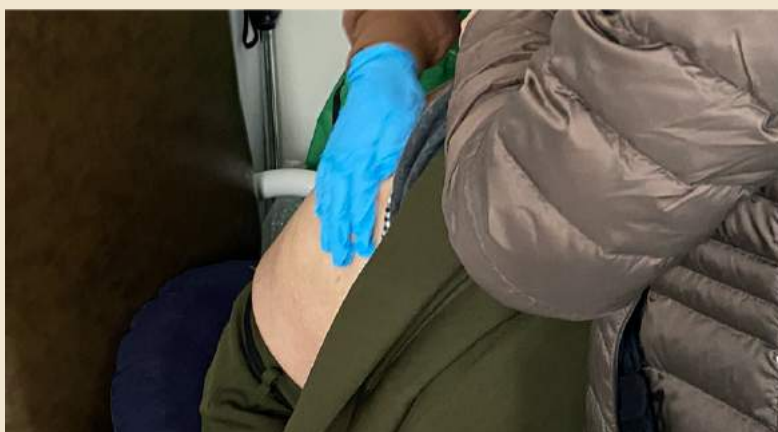


图8/ 图9

刘世珍喜欢穿一件紫色的抓绒外套，走在白晃晃的医院里，显得很显眼。她个子不到一米五，看起来比普通人都矮小一些。眼神也坏得早，看手机的时候必须得戴上老花镜。有时候在医院第一次见病人，旁边的护工会使坏，说“她搞不动”。有的家属一听，心里盘算一下，觉得找个大个子确实安心一些，就会让公司换人。“但一般的病人都能搞得动的，无非是要多出点力。”

刘世珍的老家在湖北麻城，一个小村子里。今年55岁，这是她出来做医院护工的第五年。不同于养老院，在医院里做护工相当不稳定：没人知道公司派来的这单工作能做多久，病人的脾气是好还是坏，等照顾完眼前的病人后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女儿准备高考那年，刘世珍丈夫的手受伤了。工厂好心没有辞退他，但工资大减，每月只发800块。为了养一对儿女，刘世珍不得不出门打工。她一开始在火车站旁边的小酒店里打扫卫生，只有450块一个月，但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刘世珍在那里做了四年。

出来打工这些年，刘世珍做遍了各种工作。她曾经在老家麻城的工地上干活，男人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白天上完班，晚上回家还要收拾家里的家务。虽然辛苦，但刘世珍说自己还挺喜欢这份工作。一来离家近可以照顾家里，二来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人在旁边盯着，把自己的活干好就够了。

但后来岁数大了，刘世珍没办法再上建筑工地和工厂。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共同发文，明确规定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随后天津、广东深圳、湖北荆州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刘世珍最后找到家政公司，开始做护工。虽然不用再日晒雨淋，有时候遇到好人家，还能经常吃上些水果、点心，但这生计太不稳定。有时候运气好接到个长工，可以照顾一个病人好几个月，但有时好久都接不到一个活。

图6 在华科医院里住院的老人  
图7 老人家属给和睦之家养老院  
送来的锦旗  
图8 张霞在养老院里喂老人吃饭  
图9 刘世珍在帮老人擦拭身体



## 03 混乱的行业



图10

护工行业之所以可以容纳这些50岁以上，处于就业市场底端的农村女性，正是因为从业者缺口巨大。城里人和年轻人不愿意做，阿姨们才得以寻得容身之地。但同时，家政行业规范难以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仍然缺失。

对于医院护工来说，不稳定，是阿姨们最常担心的问题。刘世珍能明显地感觉到，今年工作相比往年要少很多。前两年护工一天的工资是240元左右，今年由于需求降低，降到了平均220元。前不久在签约时，公司告诉刘世珍每天要收12%的提成，但实际上不同的岗位提成标准都不一样。“现在还有的老板骗人，在网上发广告说一个月可以赚一两万，等人家过来交了报名费，结果没活干，只能等着。”

在武汉做护工的这几年，丁梅在十几个中介公司都做过，大家都是听说哪个公司收钱少，就哪里跑。5年前刚来武汉时，丁梅去到汉口车站附近一家家政公司，但公司只招54岁以下的员工，因为超龄一岁，没有做成。又听人说，汉口有家大医院招护工，丁梅就过去了。医院把护

工需求全部承包给了一家家政公司，病人付给公司护理费，公司定期给护工发工资。但当发现公司一天收病人280块，只给护工120块后，丁梅觉得气不过，做了四个月就走了。“虽然有时候觉得公司黑心，但没岗的时候巴不得他们剥削我们。没事做一分钱没有。”

大多数医院护工最初都是通过家政公司进入行业。但说是公司，其实只是中介机构。到了地方，首先要交200至300块报名费，不需要签任何合同，只给公司留一个电话号码和住址，以防工作过程中出事，然后就等着公司派活了。如果是做家政，需要持健康证上岗，但做护工，不需要任何证件，公司通常也不提供任何培训，一般有活了就直接通知到岗。

根据北京大学佟新教授的总结，目前护工雇佣方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劳务派遣制，家庭服务公司委派家政工到用户家庭提供服务，家政工人和家庭服务公司间有劳动合同关系。这是相对理想的劳动关系，亦是政府力推的用工方式。二是中介制，家庭服务公司提供中介服务，收取中

图10 王玉兰在给老人刮胡子  
图11 养老院中坐在椅子上休息的老人



图11

介费，用户、家政工人和中介机构间有信息服务的关系，服务公司承担一定的培训服务。三是家庭自聘类，用户通过亲朋好友直接与家政工协商，形成潜在契约的劳务关系。家政工的工资按小时或按月支付，绝大多数人没有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

从2011年开始，为了给予非正式就业的家政工更全面的社会保护，解决其无法购买社会保险的难题，国家大力倡导家政公司员工制，中央政府通过补贴企业社会保险的方式鼓励家政公司实行员工制，员工制的家政公司可以为家政工购买社会保险。

但据武汉家政协会项会长介绍，目前市场仍以第二类中介公司为主要运营模式，而往往在服务家庭一段时间后，护工和服务家庭会转为第三类模式，护工们称之为“黑岗”。至于为何第一类员工制公司难以推行，项会长解释道，“如果说要求买保险，那公司每一单的服务费就得上升，企业才能够既按照国家规定营业，还能赚钱。但是服务单价上涨，很快就没有市场

竞争力了。客户就不找你了，去找那些不正规的，两三个人开的中介公司。”

根据西南大学张琳对于北京、广州、西安、武汉四地的调查，发现仅有11.6%的家政工拥有工伤保险，4.9%拥有失业保险，1.4%拥有生育保险。据项经理介绍，云南、贵州等地已经联合保险公司，为家政公司提供了抓们的单独工伤保险，收费低于正常商业保险，中小企业能够负担，也能有效规避家政工和企业的风险，但在呼吁多年后，武汉仍然没有落地类似的保险。

除了行业难以建立规范外，由于护工群体服务于家庭、退休年龄就业的特点，在法律上也难以确立具有保护性质的劳动关系。目前《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合同关系，而家庭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倘若护工如果选择跳过公司，直接与家庭确立劳动关系，则无法应用《劳动合同法》，只能签订劳务合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划定的权责关系大不相同：劳务合同中劳务支配权在提

供劳务者，劳动风险责任亦由提供劳务者自行承担；劳动合同中劳动支配权在用人单位，劳动风险由社会、用人单位、劳动者三方承担。

此外，《劳动合同法》还规定，当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或是享受养老保险时劳动合同终止。这意味着，目前年龄在50岁以上的护工阿姨，因为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无法与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考虑到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制定于1978年，同我国如今人均寿命和健康水平不相匹配，加之目前老龄就业现象普遍，60岁以上就业人口总量超过6600万人，占就业总人口的8.8%，因而依照退休年龄裁定是否为劳动关系显然已经落后于现实。

基于社会保险标准判定用工关系似乎更适应当前实际，即用人单位招用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可按劳动关系处理；招用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目前此观点也已被部分地方立法采用，如浙江、河北、广东等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7条规定也是此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虽然解释(三)的出台提供了明确的立法依据，解决了部分法律纠纷，但将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作为劳动关系的定性标准，在部分学者看来仍是权宜之计。将是否领取社会保险作为标准，建立在“社会保险已保障了超龄人员的生存权，因此不需要劳动法保护其劳动权益”这一观点上，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冯彦君指出这一观点事实上存在两点漏洞。首先，目前的养老保险水平并不能真正保障部分退休人员的生存权。其次，生存权的实现并不阻碍劳动关系的形成：对于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即使其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能无视其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不仅不应成为劳动权终止的事由，相反，其存在的价值之一正是劳动权的补充和延伸”。



## 04

## 养老，只能靠自己

无论是在和睦之家养老院还是华中科技大学医院，护工阿姨们几乎都来自农村。她们一边肩负养育父母的责任，子女也大多各在为自己的家庭挣扎，不仅无力向她们提供帮助，作为父母的自己还需要偶尔帮衬。另外加之目前农村养老金匮乏的困境，继续工作，成了农村女性普遍的选择。

前几年，张霞有时会跟孩子们抱怨几句在养老院里的辛苦，当时还在上学的儿子信誓旦旦地跟她说，“等我上班了你就别干了，我一个月给你打2000块钱生活费。”但儿子今年开始工作后，工资不高，“刚开始还是我给他钱吃饭，不够花的。”张霞笑着说，“就算他混得好一点，一个小孩（要顾）好几个老人，自己还要结婚买房子，（靠他养老）不可能的事。能干还是要干。”

刘世珍的丈夫比她年长5岁，前几年超过用工年龄后，工厂把他辞退了。但他不愿意做保安，现在在家待业。刘世珍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30多岁，前几年听人说卖房子一年能赚上百万，就跑到深圳去卖房。但去得太晚，再加上运气不好，反倒欠了一屁股债。“那几年过年回家，晚上还一直在跟客户联系，人瘦得都脱相了。”

做护工的这几年，照顾与自己父母年纪相仿的老人，总让刘世珍想起自己在家中的双亲。平时忙的时候想不起来，但一想起来，一晚上都睡不好。“其实做护工呀，最不好的是把别人的婆婆爹爹端屎端尿的，

小心翼翼的呵护，可是为了生活，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父母，没有尽到孝道，对自己的父母亏欠太多，心里特别难受。不但是没有钱，做呀自己的亲人在一边没人管。”除了家庭难以提供支持外，本该在养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农村养老金，也存在着保障水平过低和城乡之间差异巨大的问题。

现有养老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于护工阿姨们在劳动生涯中普遍没有企业就业的经历，多年在四处打零工，因此无法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只能选择或在户籍地

参加保障水平较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不参加任何保险。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表示，目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而2020年全国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962元，也就是每个月496.8元，农村基本养老金只相当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7.84%，这就意味着不少领取了基本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如果自己不再去谋求劳动收入，仍将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图12

图12 养老院里的老人  
图13 养老院中的宣传标语



图13

除了保障水平过低之外，养老保障也明显存在着城乡不平等现象。相比于1950年代就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适用于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近20年才逐渐建立。2022年，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发放水平每月3577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19倍。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调查发现，2018年超七成城镇居民有职工养老金，其中政府养老金中位数每月4000元，企业2500元；而在农村，享受该养老金比例居民仅6.3%，超八成只有居民养老金，主要是新农保，中位数每月100元。

在养老保障机制尚未完善，家庭养老功能减弱之际，原被视为农村人最重要的财产——土地，如今也已经无力供养农村人的生活。

对于农民来说，种地似乎是维生的第一选择。但即便国家有各类税收优惠和补贴，如今种地也难以维持温饱。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数据，全国农户户均经营规模为7.46亩。经营规模过小，导致新技术难以普及，单位生产率低、收益难以维持生活。按目前的种粮成本和价格计算，每亩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

但种地的花销却在飞涨，并且这仍是一件看天吃饭的事情。彭敏是孝感应城人，家里的七亩田地已经荒废了很久。一轮水稻要4个月成熟，如果中间有大风大雨，会让稻谷变得太重，秸秆承受不住，便一大片一大片地倒伏。遇上这种天灾，只能叫收割机来把水稻割掉，但公司害怕秸秆卷进机器里，割一亩稻谷要收五六百块钱。

如果没有雨水，稻谷又会非常瘪，一亩要

少几百斤粮食。即使没有遇到灾害，种庄稼到头来也赚不了多少钱，彭敏算过，种子、化肥、农药和机械租金一亩合计要400元成本。“化肥要撒到位，要不然发不了根。但肥撒多了，就生虫，从根子里吃庄稼。远远看上去很漂亮的庄稼，走近用手一摸都是虫子，不用几天就全都黄了。”

每到麦子快熟时，彭敏会每天就会抱着手机，盯着天气预报。如果天气好，大家都赶在一起收，收割机公司就开始坐地起价，收120到150元一亩。天气不好的时候价格腰斩，但如果割完几天都没有太阳，没办法晾晒，收下来的稻谷就全都发霉了。

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牵头，联合多部委，第一次对农民工问题开展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次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当中，课题组长魏礼群在序言里总结了农民工面临的恶劣处境：“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在17年之后，我们仍能看到这些问题显现在护工阿姨的生活之中。

当被问起是否有养老计划时，护工阿姨们都笑着回答我，“活一天算一天，做一天算一天。”没人知道这份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虽然也遇到过70多岁的护工同事，但家属和中介公司还是会介意她们的岁数，怕万一出什么事情，需要承担风险。“做不动的时候就回家种点菜，农村人是饿不死的。”



# 和睦之家

